

數從

金宇澄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繁花

金宇澄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繁花/金宇澄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4.6

ISBN 978-7-5321-5322-0

I. ①繁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8872 号

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 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

上海作家协会重点创作资助项目

出品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郑 理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插 图: 金宇澄

繁花

金宇澄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山东省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650×958 1/16 印张 29.5 插页 28 字数 349,000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322-0/1·4222 定价: 6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39-2925888

上帝不响，
像一切全由我定……

独上阁楼，最好是夜里。《阿飞正传》结尾，梁朝伟骑马觅马，英雄暗老，电灯下面数钞票，数清一沓，放进西装内袋，再数一沓，拿出一副扑克牌，捻开细看，再摸出一副。接下来梳头，三七分头，对镜子梳齐，全身笔挺，骨子里疏慢，最后，关灯。否极泰来，这半分钟，是上海味道。

如果不相信，头伸出老虎窗，啊夜，层层叠叠屋顶，“本滩”的哭腔，霓虹养眼，骨碌碌转光珠，软红十丈，万花如海。六十年代广播，是纶音玉诏，奉命维谨，澹雅胜繁华，之后再现“市光”的上海夜，风里一丝丝苏州河潮气，咸菜大汤黄鱼味道，氤氲四缭，听到音乐里反复一句女声，和你一起去巴黎呀一起去巴黎呀去巴黎呀。对面有了新房客了，窗口挂的小衣裳，眼生的，黑瓦片上面，几支白翅膀飘动。

八十年代，上海人聪明，新开小饭店，挖地三尺，店面多一层，阁楼延伸。这个阶段，乍浦路黄河路等等，常见这类两层结构，进贤路也是一样，进店不便抬头，栏杆里几条玉腿，或丰子恺所谓“肉腿”高悬，听得见楼上讲张，加上通风不良的油镗气，男人觉得莺声燕语，吃酒就无心思。

古罗马诗人有言，不褻则不能使人欢笑。

跋	4	3	7	:
尾声	4	3	3	:
三十一章	4	0	3	:
三十章	3	8	9	:
二十九章	3	7	5	:
二十八章	3	6	3	:
贰拾柒章	3	4	7	:
二十六章	3	3	5	:
贰拾伍章	3	1	9	:
二十四章	3	0	5	:
贰拾叁章	2	8	7	:
二十二章	2	7	5	:
贰拾壹章	2	6	3	:
二十章	2	5	3	:
拾玖章	2	3	7	:
十八章	2	2	7	:
拾柒章	2	1	1	:
十六章	2	0	1	:
拾伍章	1	8	5	:

附录 独上阁楼，最好是夜里
《繁花》主要人物关系图

引子 ...

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，听见有人招呼，沪生一看，是陶陶，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。沪生说，陶陶卖大闸蟹了。陶陶说，长远不见，进来吃杯茶。沪生说，我有事体。陶陶说，进来嘛，进来看风景。沪生勉强走进摊位。陶陶的老婆芳妹，低鬟一笑说，沪生坐，我出去一趟。两个人坐进躺椅，看芳妹的背影，婷婷离开。沪生说，身材越来越好了。陶陶不响。沪生说，老婆是人家的好，一点不错。陶陶说，我是烦。沪生说，风凉话少讲。陶陶说，一到夜里，芳妹就烦。沪生说，啥。陶陶说，天天要学习，一天不学问题多，两天不学走下坡，我的身体，一直是走下坡，真吃不消。沪生说，我手里有一桩案子，是老公每夜学习社论，老婆吃不消。陶陶说，女人真不一样，有种女人，冷清到可以看夜报，结绒线，过两分钟就讲，好了吧，快点呀。沪生说，这也太吓人了，少有少见。陶陶说，湖心亭主人的书，看过吧。沪生说，啥。陶陶说，上下本《春兰秋蕊》，清朝人写的。沪生说，不晓得。陶陶说，雨夜夜，云朝朝，小桃红每夜上上下下，我根本不相信，讨了老婆，相信了。沪生看看手表说，我走了。陶陶说，比如昨天夜里，好容易太平了，半夜弄醒，又来了。沪生不响。陶陶说，这

种夫妻关系，我哪能办。沪生不响。陶陶说，我一直想离婚，帮我想办法。沪生说，做老公，就要让老婆。陶陶冷笑说，要我像沪生一样，白萍出国几年了，也不离婚。沪生讪讪看一眼手表，准备告辞。陶陶说，此地风景多好，外面亮，棚里暗，躺椅比较低，以逸待劳，我有依靠，笃定。沪生说，几点钟开秤。陶陶说，靠五点钟，我跟老阿姨，小阿姐，谈谈斤头，讲讲笑笑，等于轧朋友。陶陶翻开一本簿子，让沪生看，上面誊有不少女人名字，地址电话。陶陶掸一掸裤子说，香港朋友送的，做生意，行头要挺，要经常送蟹上门，懂我意思吧，送进房间，喝一杯茶，讲讲人生。沪生不响。

此刻，斜对面有一个女子，低眉而来，三十多岁，施施然，轻摇莲步。陶陶低声说，看，来了，过来了。陶陶招呼说，阿妹。女子拘谨不响。陶陶说，阿妹，这批蟹，每一只是赞货，昨天我已经讲了，做女人，打扮顶重要，吃到肚皮里，最实惠。女子一笑。陶陶说，阿妹，我总归便宜的。女子不响，靠近了摊前。此刻，沪生像是坐进包厢，面前灯光十足，女人的头发，每一根发亮，一双似醒非醒丹凤目，落定蟹桶上面。陶陶说，阿妹是一个人吃，一雌一雄，足够了。女子说，阿哥，轻点好吧，我一个人，有啥好听的。陶陶说，独吃大闸蟹，情调浓。女子说，不要讲了，难听吧。陶陶说，好好好。陶陶走到外面，移开保温桶玻璃板，两人看蟹，说笑几句。女子徘徊说，我再看看，再看看。也就走了。

陶陶转进来说，已经来几趟了，像跟我谈恋爱，一定会再来。沪生不响。陶陶说，这种搭讪，要耐心，其实简单，大不了，我送蟹上门。沪生说，我走了。陶陶说，我真是不懂，女人看蟹的眼神，为啥跟看男人一样。沪生笑笑不响，走出摊位。陶陶跟上来，拿过一只蒲包说，一点小意思。沪生推辞说，做啥。陶陶说，我朋友玲子，最近跟男人吵离婚，麻烦沪生帮忙。沪生点头，拿出名片，陶陶接过说，我其实，认得一个女律师，以前是弄堂一枝花，现在五十出头了。沪生打断说，我走了。陶陶说，上个月，我帮客户送蟹，走进15楼A，一个女人开门，原来就是一枝花，结果呢，三谈两谈，提到以前不少事体，比较开心，过几日，我又去了一趟，再后来嘛，懂了吧。陶陶拍了沪生一记。沪生觉得心烦，身体让开一点。

陶陶说，有意思吧。沪生说，七花八花，当心触霉头。陶陶说，女人是一朵花，男人是蜜蜂。沪生说，我走了。沪生拿过蒲包，朝陶陶手里一送，立刻离开。三天后，陶陶来电话，想与沪生合办小旅馆，地点是恒丰路桥，近火车站，利润超好。沪生一口拒绝，心里明白，陶陶卖蟹，已经卖出了不少花头，再开旅馆，名堂更多。芳妹，真也是厉害角色，老公不太平，每夜就多交公粮。好办法。

以前，沪生经常去新闸路，看女朋友梅瑞。两个人是法律夜校同学，吃过几趟咖啡，就开始谈。八十年代男女见面，习惯坐私人小咖，地方暗，静，但有蟑螂。一天夜里，两人坐进一家小咖啡馆。梅瑞说，真想不到，沪生还有女朋友，脚踏两只船。沪生说，是的，名字叫白萍。梅瑞说，一个月见几次面。沪生说，一次。梅瑞说，好意思吧。沪生说，别人介绍的，相貌一般，优点是房子。梅瑞说，沪生太老实了，样样会跟我讲。沪生说，应该的。梅瑞一笑说，我姆妈早就讲了，做人，不可以花头花脑，骑两头马，吃两头茶，其实呢，我也有一个男朋友，一直想跟我结婚，北四川路有房子。沪生说，条件不错。梅瑞说，我根本不想结婚。沪生不响。梅瑞说，一讲这种事情，我就不开心。沪生不响。梅瑞的身体，也就靠过来。

两个人见面，一般是看电影，逛公园。美琪，平安电影院，设有情侣咖啡馆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一排排卡座，等于半夜三更长江轮船统舱，到处是男女昏沉发梦之音。有一次，梅瑞与沪生坐了几分钟，刚刚一抱，有人拍一记梅瑞肩胛。梅瑞一吓，沪生手一松，也就坐正。卡座上方，立有一个黑宝塔样子女人，因为暗，眼白更高。沪生感觉到梅瑞身体发硬，发抖。梅瑞对黑宝塔说，拍我做啥，有事体，讲呀。黑宝塔说，梅瑞呀，大家是姊妹淘，手帕交呀，不认得我了。梅瑞呆了一呆说，我现在有事体。黑宝塔指指前面卡座说，好，我先过去坐，四个人，准定一道吃夜饭，再去逛南京路。黑宝塔离开，移向前方，矮下去，与朦胧壁灯，香烟头星光，融为一体。梅瑞不响。沪生轻声说，现在有啥事体，梅瑞准备做啥事体呢。梅瑞照准沪生大腿，狠捏一记说，马上就走，快点走，快，到了这种暗地

方，还碰到熟人，算我倒霉，触霉头。两人滋味全无，蹑了脚悄悄出来，发觉是大太阳下午三点钟。梅瑞懊恼说，这只黑女人，学农时期房东女儿，有过几次来往，为啥还要见面，怪吧。沪生说，就这样不辞而别，不大礼貌吧。梅瑞说，已经结了婚的女人了，从浦东摆渡到市区来，钻到这种暗地方喝咖啡，肯定是搞腐化。沪生笑笑。梅瑞说，我等于居委会的老阿姨，一开口，就是搞腐化。沪生说，是呀是呀，《金陵春梦》一开口，就是娘希匹，《侍卫官日记》翻开来，就是达令，达令，达令长，达令短。

梅瑞读夜校，三个月就放弃了，经常来校门口，等沪生下课，两人去吃点心，荡马路，有时荡到新闸路底苏州河旁边，沪生再送梅瑞进弄堂，独自回武定路。有一次，梅瑞打来传呼电话说，沪生，我姆妈去苏州了，谈塑料粒子生意，夜里不回来，沪生过来坐。这天夜里，沪生走进这条新式弄堂，曾经住过电影皇后阮玲玉，上三楼，每层三户，每家一块门帘。两个人吃茶，后来，梅瑞靠定了沪生，粘了一个半钟头，沪生告辞。从此，沪生经常到三楼，撩开梅家门帘。新式里弄比较安静，上海称“钢窗蜡地”。梅家如果是上海老式石库门前厢房，弹簧地板，一步三摇，板壁上方，有漏空隔栅，邻居骂小囡，唱绍兴戏，处于这种环境，除非两人关灭电灯，一声不响，用太极静功。沪生有时想，梅瑞无所顾忌，是房子结构的原因。

有一次梅瑞说，讲起来，我做外贸，收入可以，但现在私人公司，赚的米更多，我只想跟私人老板合作。沪生说，我有一个老朋友，做非洲百货，也做其他。梅瑞说，叫啥名字。沪生说，叫阿宝。梅瑞拍一记沪生说，啊呀呀，是宝总呀，大名鼎鼎，经常来我公司，跟我同事汪小姐做业务。沪生不响。梅瑞说，我开初以为，这个宝总，花头十足，肯定跟汪小姐有情况了。沪生说，谈恋爱。梅瑞说，汪小姐早有老公了。沪生说，这肯定就是一般关系，阿宝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，只做正经生意，不考虑越轨投资，相当至真，我可以介绍。梅瑞双颊一红说，汪小姐，一定不开心的。沪生说，无所谓，下一个礼拜，我请客。到了这天，两人走进梅龙镇酒家，梅瑞一身套装，香港中环新品，三围标准，裁剪得当，头发新做，浓

芬袭人，坐了一刻，拿出化妆镜照几次。沪生说，跟我赤膊弟兄碰头，梅瑞就是家常汗衫打扮，脚底一双拖鞋，阿宝照样笑眯眯。梅瑞说，要死了，要我穿拖鞋汗衫来吃饭，瞎七搭八，我当然要正装的。讲到此刻，阿宝走进来，大家寒暄一番。阿宝说，梅小姐是沪生的朋友，就是我朋友，生意上面，以后尽管联系。梅瑞笑一笑说，宝总，认不得我了。阿宝不响。梅瑞说，我是汪小姐同事呀。阿宝一呆，跌足道，啊呀呀呀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。梅小姐这天，浅笑轻颦，吐属婉顺，一顿饭，三个人相谈甚欢，十分愉快。

私人公司，并无进出口权，接了外商订单，必须挂靠国营外贸公司操作。有一日，阿宝与汪小姐打电话。阿宝说，汪小姐，真对不起，有一位大领导，最近发了条头，要我的业务单子，让贵公司梅瑞去做，以后，我只能与梅瑞联络了，其中道理，汪小姐应该懂的，抱歉。汪小姐不响。阿宝说，我只能听命，另外，梅瑞并不知情，完全是大领导的意思，请理解我。汪小姐黯然说，是吧。阿宝说，不开心了。汪小姐说，哪里会，广东人讲了，生意大家做，钞票大家赚。阿宝说，不好意思。汪小姐说，大领导是啥人。阿宝说，不开心了。汪小姐说，无所谓，我理解万岁。阿宝敷衍几句，挂了电话，心里明白，汪小姐一定有所谓，以前几次邀饭，提及丈夫宏庆，颇多不满，阿宝始终装聋作哑，与国贸打交道，借壳生蛋，做成每一笔生意，结汇之后，照规矩支付康密逊（commission 佣金），不牵涉感情，因此现在，汪小姐只能理解万岁，如果两人有一丝暧昧，就要一作二跳，麻烦不断。

从此以后，阿宝到公司，先对汪小姐打招呼，再与梅瑞谈业务，相当和顺。梅瑞高兴，难免于沪生面前，数度提到阿宝。春天到了，梅瑞约了沪生，阿宝，到西郊公园看了樱花，吃一顿夜饭。两男一女，灯下谈谈，窗外落雨，案前酒浓，印象深刻。

一个月后，沪生与梅瑞约会。梅瑞踱出美丽园的公司大门，恹恹不欢。两个人刚走到静安寺，梅瑞说，我想回去了。沪生说，感冒了。梅瑞说，我与沪生的关系，还是告一个段落，可以吧。沪生说，跟北四川路男朋友，预备结婚了。梅瑞摇手说，我想静一静。沪生不响。梅瑞说，以

后,我做沪生的妹妹,可以吧。沪生说,可以。梅瑞说,妹妹对哥哥,可以讲一点想法吧。沪生说,可以的。梅瑞说,我最近,一直跟姆妈吵,我姆妈觉得,沪生缺房子,父母有“文革”严重问题。沪生说,我懂了。梅瑞说,不好意思。沪生不响。梅瑞颓然说,其实,主要是我崇拜一个男人。沪生说,我明白了。梅瑞说,这个男人,我现在绕不过去了。沪生说,明白了。梅瑞说,啥人呢。沪生说,阿宝。梅瑞叹息说,我只能老实讲了,我第一趟看见宝总,就出了一身汗,以后每趟看到宝总,我就出汗,浑身有蚂蚁爬,一直这副样子,我不想再瞒了。沪生说,应该讲出来。梅瑞说,宝总对我,有议论吧。沪生说,如果有,我会讲的。梅瑞说,宝总根本不注意我,一直不睬我。沪生说,阿宝忙,只做外贸。梅瑞说,宝总以前,谈过几个女朋友呢。沪生说,一言难尽。梅瑞说,为啥分手的。沪生说,我不了解。梅瑞说,我已经想好了,我要跟定宝总,毫无办法了,我崇拜实在太深了。沪生说,生意上面,真可以学到不少门槛。梅瑞说,宝总以前女朋友,为啥分手的。沪生不响。梅瑞说,是宝总提出分手,还是。沪生搔头说,这个嘛。梅瑞说,宝总对我,如果有了想法,沪生要告诉我。沪生说,一定。梅瑞怅然说,我现在,只想晓得宝总的心思。梅瑞讲到此地,落了两滴眼泪。

两个人关系,就此结束。到1990年某天夜里,沪生路遇陶陶。陶陶说,沪生做律师了。沪生笑笑。陶陶说,结婚了一年,老婆就出国了。沪生说,哪里来的消息。陶陶说,据说沪生当时,只想跟白萍结婚,因此借口介绍业务,帮梅瑞介绍了阿宝,然后抽身撤退,好办法。沪生笑笑说,哪里听来的。陶陶说,梅瑞讲的。沪生不响。陶陶说,这个宝总嘛,据说也是滑头货色,不冷不热,结果,梅瑞只能跟北四川路男人结婚了。沪生看看手表说,我现在有事体,先走了。陶陶说,女人真看不懂,经常讲反话,比如喜欢一个男人,就到处讲这个男人不好,其实心里,早就有想法了,已经喜欢了,对不对。沪生转身说,以后再讲吧。陶陶拉紧沪生说,最近有了重大新闻,群众新闻,要听吧。沪生说,我现在忙,再会。陶陶说,相当轰动。沪生说,陶陶讲的轰动,就是某某人搞腐化,女老师欢喜

男家长,4号里的十三点,偷邻居胸罩。陶陶说,绝对有意思,我讲了。沪生说,我现在忙,有空再讲。陶陶拉紧沪生说,我简单讲,也就是马路小菜场,一男一女两个摊位。沪生说,放手好吧。陶陶松手说,当中是小马路,男的摆蛋摊,马路对面的女人,年长几岁,摆鱼摊。沪生说,简单点。陶陶说,马路上人多,两个人互相看不见,接近收摊阶段,人少了,两个人就互相看。沪生说,啥意思。陶陶说,鸡蛋卖剩了半箱,鱼摊完全出货,自来水一冲,离下班还有三刻钟,男女两人,日长事久,眉来眼去,隔了马路,四只眼睛碰火星,结果呢。沪生说,互相送鸡蛋,送小黄鱼。陶陶说,错,鸡蛋黄鱼,有啥意思,到这种阶段,人根本吃不进,因为心里难过,要出事体了。沪生说,吃不进,生了黄疸肝炎。陶陶说,瞎讲有啥意思。沪生看手表。陶陶说,街面房子36号,有一个矮老太,一米四十三,天气热,矮老太发觉,太阳越毒,越热,卖鱼女人的台板下面,越是暗,卖鱼女人,岔开两条脚膀,像白蝴蝶,白翅膀一开一合。矮老太仔细一看,要死了,女人裙子里,一光到底。

沪生转过面孔说,好好好,我现在有事体,先走了。陶陶扳过沪生的肩膀说,天底下,听过这种精彩故事吧,听我讲呀。沪生说,简单点好吧。陶陶说,大太阳,天热,摊头下面一暗,就有秘密,街面房子36号矮老太,平时老眼昏花,张张钞票,要摸要捏,但是看远,等于望远镜,看得到女人下面张开的白翅膀。沪生看表说,我时间紧张,再讲吧。陶陶拉紧沪生说,女人两眼定漾漾,看定卖鸡蛋的男人,矮老太当场吐一口痰,鞋底搨了几记讲,是我倒霉,触霉头,我今朝倒霉了,倒灶了,实在下作呀。沪生说,好了,我听过了,可以走了吧。陶陶说,为啥要走。沪生说,这有啥呢,台子下面,属于私人事体,不影响卖菜。陶陶说,试试看好吧,天天这副样子,沪生吃得消,我吃不消,卖蛋男人吃不消,就要出重大新闻了。沪生说,我走了,过几天再讲。陶陶笑说,寿头,好故事,为啥要分开讲,我不穿长衫不摇折扇,不是苏州说书,扬州评话《皮五辣子》,硬吊胃口做啥,碰得到这种人,我吃瘪。

沪生看看手表,阿宝约定八点半,“凯司令”咖啡馆碰头。沪生说,讲得再简单点。陶陶说,讲到后面,越来越紧张。沪生说,结果呢。陶陶

说,老太婆 36 号,晓得吧,等于极司菲尔路 76 号女特务,马上奔到居委会报告。居委会讲,老阿太,这叫“孵豆芽”,以前外乡游民,早吃太阳,夜吃露水,衣衫不全,常常三人合穿裤子,一条短裤轮流穿,不稀奇,现在上面的要求,只要不是当场搞腐化,居委会不管账的。老太胸闷,决定一清早去等人,等啥人呢。沪生说,我不晓得。陶陶说,鱼摊女人的老公,每天蒙蒙亮,骑脚踏车,送女人到菜场上班,夫妻坐下来,吃了豆浆,粢饭,老公踏车子去上班。沪生说,简单点好吧。陶陶说,这天,男人的车子一转弯,36 号老太上来招呼,攀谈几句,事体就全部兜出来,男人根本不相信。36 号老太讲,弟弟呀,自家女人,自家要晓得呀,男人一呆。沪生说,呆啥?要我就不相信,弄堂老太婆的屁话,啥人会听。陶陶说,当然会相信,表面不响,心里相信,只要是男人,板定前前后后,要去想了。沪生说,别人想啥,陶陶也晓得。陶陶说,我长话短讲,其实这一段,单独就可以讲几个钟头。沪生说,看别人闯祸,有啥味道呢。陶陶说,36 号老太厉害,男人从此开始留心,心里味道,已经不一样了,表面不翻底牌,暗地里一直看老婆,横看竖看,白天夜到,浑身上下,里里外外,我讲起来,几个钟头也不止。沪生看表说,到底准备讲多少钟头。陶陶加快速度说,老公每天做早,中班,了解情况比较难,委托一个弄堂朋友,如果老婆有动向,马上汇报。几天后,汇报上来了,一般是吃中饭前后,女人先回来,过一刻钟,卖蛋男人就跟进大弄堂,进了门,上了三层楼,这只门牌,一共有三楼,上班阶段,楼上楼下,大人小人,一个不见,再过一个多钟头,卖蛋男人推开门,低头出来,慢慢走出大弄堂。

沪生颓然说,有这种断命的汇报,真要出大事体了。陶陶说,是呀是呀,老公叫了三个小徒弟,加上弄堂朋友,五个人,跟李士群也差不多了,布置任务,这天一早,先到棉纺厂上班,然后手表对好,调休出厂,十一点半多一点,弄堂朋友,先到弄堂皮匠鞋摊旁坐定,看见卖鱼女人下班回来,开钥匙进门,不必做手势,此刻,其他人,坐进一条马路开外“大明”饮食店,吃浇头面,然后看见卖蛋男人跟进弄堂,推门进去,弄堂朋友立起来,离开鞋摊,急步走到“大明”,三个小艺徒,吃猪肝面加素鸡,男人不叫面,毫无胃口,面孔变色,弄堂朋友朝男人点一点头,男人也点头,

香烟一揪，立起来，小徒弟吃得头冲到碗里，稀里呼噜，筷子一撮，大家出来，从卖蛋男人进门，到这段时间，大概廿分钟，前后快走，跑进弄堂，望到三楼，窗帘布已经拉拢，看表，廿五分，嘴巴一动，男人带一个小徒弟抢上楼去，另外两个徒弟，前后弄堂把守，防止卖蛋男人翻屋顶，弄堂朋友只做密探，现在装聋作哑，一点不管账，靠定墙壁抽香烟，结果嘛。陶陶手捂胸口，像是气急，一时讲不出话来。

此刻，沪生的心相，已不疾不徐，即便阿宝久等，脚底难移半步。看眼前的陶陶，讲得身历其境，沪生预备陶陶拖堂，听慢《西厢》，小红娘下得楼来，走一级楼梯，要讲半半六十日，大放噱，也要听。沪生说，慢慢讲，卖蛋男人，又不是陶陶，紧张啥。陶陶说，太紧张了，我讲一遍，就紧张一遍。沪生说，弄别人老婆，火烛小心。陶陶说，是吧，沪生跟我仔细讲一讲。沪生说，搞啥名堂，现在，我是听陶陶讲呀，脑子有吧。陶陶笑笑。沪生说，一讲这种事体，陶陶就来精神。陶陶说，有精神的人，第一名，是卖鱼女人的老公，弄堂白天人少，师徒咚咚咚跑上楼梯，房门哐啷一记撞穿，棉纺织厂保全工，力气用不光，门板，“斯必令”门锁，全部裂开弹开，下面小徒弟望风，喉咙山响，因为车间里机器声音大，开口就喊，不许逃，房顶上有人，已经看到了，阿三呀，不许这个人逃，不许逃，我看到了，嚯隆隆隆隆。这一记吵闹，还了得，前后弄堂，居民哗啦啦啦啦，通通跑出来看白戏，米不淘，菜不烧，碗筷不摆，坐马桶的，也跳起来就朝外面奔，这种事体，千年难得。沪生说，好意思讲马桶，再编。陶陶说，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呀，居委会干部，也奔过来看情况，四底下，吵吵闹闹，嚯隆隆隆隆，隔壁一个老先生，以为又要搞运动了，气一时接不上，裤子湿透。沪生一笑说，好，多加浇头，不碍的。陶陶说，句句是真呀，只一歇的工夫，老公跟徒弟，拖了这对露水鸳鸯下来，老公捉紧了卖鱼女人，徒弟押了卖蛋男人，推推搡搡，下楼梯，女人不肯跨出后门。老公讲，死人，走呀，快走呀，到居委会去呀。卖鱼女人朝后缩，卖蛋男人犟头颈，等男女拖出门口，居民哇啦一叫，倒退三步，为啥，两个人，一丝不挂，房子里暗，女人拖出后门，浑身雪雪白，照得人眼睛张不开，女人一直缩，拖起来，蹲下去。老公讲，快走，搞腐化，不要面孔的东西，去交代清爽，快。老公强

力一拖，女人朝前面走两步，上下两手捂紧，蹲了不动。卖蛋男人拖出后门口，跌了一跤，周围老阿姨小舅妈，忽然朝后一退，吃吃吃穷笑。小徒弟讲，娘皮，走不动了是吧，起来。居委会老阿姨，马上脱一件衣裳朝女人身上盖，高声讲，大家不许动，回去冷静解决问题，快回去，听到了吧。此刻，老公回转头来，忽然推开徒弟，朝卖蛋男人扑过去，两手一把捏紧男人脐下这件家生，用足力道，硬拗。卖蛋男人痛极，大叫救命。大家方才明白，卖蛋男人从楼上房间捉下来，拖到后门口，这一件家生，真正少见的宝货，不改本色，精神饱满，十足金的分量，有勇无谋，朝天乱抖。老公一把捏紧家生，像拗甘蔗，拗胡萝卜一样穷拗。老公讲，搞，现在搞呀，搞得得意是吧，再搞，搞。卖蛋男人大叫。户籍警跑过来，运足浑身力道，穷喊一声讲，喂，喂喂喂，文明一点好吧，让开，大家快让开。

沪生说，这对鸳鸯，太可怜了。陶陶说，老公发怒了。沪生说，拖了赤膊老婆出门，有面子，有意思吧。陶陶说，上海人对老婆好，啥地方好。沪生说，法国男人，发觉老婆有情况，一般是轻关房门。陶陶笑说，这就是玲珑，梅瑞讲过，法国男人最玲珑，是天底下最佳情人，最坏的老公，不过嘛。沪生说，啥。陶陶压低声音说，法国男人眼里，天下女人，全部可以上钩，只要有耐心。沪生说，关键阶段，就要看素质。陶陶说，是呀是呀，低档小市民，恶形恶状，又骂又打，心情可以理解。沪生说，这个老公，自以为勇敢，其实最龌龊，不让老婆穿衣裳，等于自家剥光，有啥面子，发啥火呢。陶陶说，真坍台。沪生说，晓得上帝吧。陶陶说，耶稣，还是玉皇大帝。沪生说，古代有个农村女人，做了外插花事体，广大群众准备取女人性命，耶稣就讲了，如果是好人，现在就去动手。结果呢，大家不响了，不动了，统统回去淘米烧饭，回去睡觉。陶陶说，耶稣辣手。沪生说，耶稣眼里，天底下，有一个好人吧，只要脑子里想过，就等于做过，一样的，这有啥呢，早点回去烧饭烧菜，坐马桶。陶陶说，耶稣有道理，以后再碰到这种龌龊事体，我回去睡觉。沪生看看表说，好了，我走了。陶陶说，再讲讲嘛。沪生笑说，已经十足金，甘蔗，萝卜，加油加酱了，还不够。陶陶说，这是事实呀。